

村墙

韩振远

村墙早就不存在了,我仍忘不了。那斑驳的墙体,满是豁口的墙头早已深刻在脑海里,多少年来,我努力想忘掉它,摆脱它,却做不到。明明早已不存在,我也走出来许多年了,但它好像仍然横亘在心里,成为一道高高的坎儿,坚硬、高耸,怎么也迈不过去。

村墙是土夯墙,不高,也不厚,却将村庄包裹得严严实实。一个阴雨绵绵的秋日,村墙轰然倒塌了一段,在潮湿的空气中腾起一股干黄的尘埃。顿时,村子里透过一阵风,直直吹到人身上,村子里晃晃的,让人很不习惯,仿佛随时会有盗贼越过那道豁口闯进村子,所有人心里都发怵。天刚放晴,村里要做的头等大事,是将倒塌的村墙重新筑起来。我和一帮年轻人被派去干这活儿。筑墙方法是最古老的版筑术,用麻绳将木椽捆扎好,往里填上湿润的黄土,提起铁杆子,喊着号子,哼哟嗨哟好一阵子,在新土上留下夯窝,然后,打墙的板儿上下翻,再填土,再夯实。不到天黑,墙筑起来了。再从村里走过时,心里踏实,连风都温柔了许多。

墙内又恢复了平静,炊烟袅袅,鸡鸣犬吠,日子过得庸常而又无聊。时间长了,就想走出去。每当有外出的活儿,哪怕明知很苦很累也抢着去。在外边没待几天,外出的新鲜快乐离去,孤单寂寞袭来,才感到世界原来如此可怕,人怎么可能这样渺小,心中怎么会如此无助,不禁想起有家在的村落,怀念起斑驳的村墙。思念中,村墙不再那么苍凉干硬,变得绵长而又温柔,像一个温暖的怀抱,想扑进其中。

村墙最早的作用是防匪患的,兵荒马乱的年月,一道高高的村墙,会为村民提供心理上的安慰。每天傍晚,沉重的村门缓缓地关上,人在里面睡得踏实。前几年考察明清民居,我曾去过许多古村落,在长城脚下,看见过如同长城一样高大的村墙,在大行山区,还见过如同城墙般坚固的村墙,上面有墙垛、敌楼和箭孔。与这些地方的村墙相比,我们村的村墙太单薄了。可是,它同样能给乡亲们带来安全感。中国的村庄其实都是个堡垒,村墙是最起码的防御工事。村墙将村子围起来,也将人和人的思绪圈起来,想事情,往往出不了那道墙。办事情,到村墙根儿就挡住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村墙一段段坍塌了。刘家兄弟分家,要划宅基地;王家儿子要娶媳妇,想有个新院落,村墙内再也盛不下膨胀的人们,只好像摊煎饼般往外延展。渐渐地,村墙外有了新宅院。刚开始,村里人管村墙外的巷道叫村外,以后,村外人家越来越多,村墙已不再起作用了,变为一道碍眼的土梁,塌了再没人补,没塌的也被一段段放倒,村庄再也不需要村墙了。

一拨拨年轻人开始走出去,像一只只飞出去的鸟儿,想无拘无束地闯荡出一个新世界,但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发现那道斑驳的村墙还横在眼前,想象力再丰富,到村墙前就到了尽头;本事再大,到村墙前也无从发挥。想翱翔在无垠的蓝天,却常常被心中无形的村墙撞得伤痕累累。他们发现,村墙尽管没有了,却还死死地将他们圈着,无论怎么努力也走不出去。

前些天,我又回到了村里,看到几名年轻人在村里晃荡,他们都在外面打工,刚从外地回来,从他们的脸上,我隐隐看出几分焦躁。过几天,他们还会出去,暂时回到这无形的村墙内,不过是要用想象中的安全感来抚平内心焦躁。他们其实和我一样,人出去了,心还在村里,不论走到哪里,心里都有堵村墙。

我已在城市生活了许多年,本来以为,即使心里的那道村墙还在,有形的村墙却不会再有了,没想到却看到更多的墙。高楼林立的小区固然舒适气派,却无一不用墙圈着,和村墙没什么两样,只是不那么斑驳,没那么沧桑,不会像村墙那样,用版筑术,让年轻人提起杆子用力地夯,自己将自己圈在里面。只需请来工匠,用水泥、红砖砌好,加上钢铁栅栏就行了,这样的墙比村里的墙更坚固,被圈在里面安全舒适,很惬意,不知道在里面住久了,是不是也会像我一样再也走不出来。

阅读 一场不动声色的心灵赋能

董晓奎

某杂志向我约稿,主题谈阅读。纸刊、约稿、阅读,这些字眼迎面扑来,令人唏嘘伤感,仿佛往日的生活节奏和心灵秩序并未消逝,在时光的长河中,我们心境明亮,从善如流,去理

会,去践行,去爱,去互助,去匡扶,却也始终遵从内心、忠于自我,活得尽兴尽情。

阅读是私人领地,是一个人最高贵的私人权利,是一个

人最自由的精神生活。每一位古代贤都是情怀深厚、赤白干净的阅读推广人。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说:“人不读书,一日则尘俗生其间,二日则照镜面可憎,三日则对人言语无味。”一个人俗气冲天,枯燥无趣,原来竟是不读书的恶果。曾文正公在家书中教导后代:“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

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阅读是精神生活的最低标配。前几年白岩松在厦门大学有一个关于读书的演讲,“我总纳闷儿,你见过把哪个日子定为‘吃饭日’吗?既然没有吃饭

日,那为什么要有有一个读书日呢?对于身体、肉体来说,不吃饭活不下去,但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不读书难道不也是跟不吃饭一样活不下去吗?”

湖北育儿嫂范雨素的散文《我是范雨素》一夜之间蹿红网络,在一次访谈中,她说,人活着,要有精神生活,如果只是为了吃喝,像我这种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的人,一顿饭一个红薯就可以打发了,那么,这样活着多没意思啊……活着就要做点儿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

下班之后,范雨素选择读书写作;周末时间,她泡在北京皮村“工友之家”,这里有阅览室、有文学沙龙、有剧社、有趣味相投的人。每周来这里浸泡一次,洗涤一次,她才感觉活得像个人。站在人生的疑难处,阅读帮助我们涵养精神生态,增加心力。阅读让我们免受无知之苦。

《华盛顿邮报》曾做过一个调查:你认为人世間最奢侈的物品是什么?

答案排在第一位的是“生命的觉醒和顿悟”,之后才是“一颗自由、喜悦、充满爱的心”“走遍天下的气魄”“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能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

当然,清醒是痛苦的,但是相比于愚昧无知,有些人乐于承受因穷理尽性而招致的各种现实困境。

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们喜欢阅读,却并不想对自己进行写作训练。作为写作者,我很羡慕这种无功利、无负担的阅读状态。按理说,一个写作者

的阅读应该更有质量,阅读是写作者问学的路径,可是,不少写作者压根儿就没有阅读生活。一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让我给他看稿子,因为与他父辈交好,我直来直去地建议他少混圈子,有空多读点儿好书。他说,我每天都读啊,你看我朋友圈转发的。我说,你的那些转发是应酬,不是阅读。你不读书还敢输出,这是多么无知者无畏啊。

记得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评价某些文学作品:“面对这些著作,笼统的感觉是:质薄、气邪,作者把读者看得很低,范围限得很小,其功急,其利近,其用心大欠良苦——怎么会这样的呢,恐怕不光是知识的贫困,而主要是品性的贫困。”

有些书是“知识的贫困”,有些则是作者“品性的贫困”。如果双重贫困者驰骋文坛成为文字输出者,必须警惕屏蔽。

一个人是不是读书人,从他的模样就能看出来,读书人的眼神温和清湛,与土眉俗眼、油里油气的“文痞子”自然是不一样的。

对于有些写作者而言,读书

比吃饭重要,读书是生存刚需。

那年,我女儿考上重点中学,家长面试时,校领导问了我3个问题:孩子何时有的手机?在培养孩子阅读方面,你们做了哪些努力?如果孩子在学校与其他学生发生冲突,你们家长以怎样的态度来解决?

新生家长见面会上,校领导说,这3年,除了要帮助你们的孩子升学,还要让孩子在这3年里爱上阅读,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未来不会差的。如果你们的孩子爱上了阅读,携着书香走向人生的各个起跑点,我认为,这份收获比考上重点学校还要珍贵。一个人有阅读的爱好,他的人生就有了长明灯一样的照耀。

阅读是对“生命全程”的无声帮扶。但是,若一味地强调阅读只是私生活,又未免太狭隘偏颇了。还记得二战期间伦敦荷兰屋图书馆留在废墟之上的那个镜头吗?

1940年9月,伦敦惨遭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荷兰屋图书馆化为一片废墟。战争的恐怖并没有摧毁人们对生活的热望。伦敦人按时出行,人们不断重建,生的希望奔腾不息。10月22日,3名男士造访荷兰屋图书馆,废墟之上,他们神情自若地在读书。他们衣冠整洁,绅士之风在断壁残垣之中大放光彩。荷兰屋图书馆的屋脊已经倒塌,但是书架依然挺立,书籍岿然不动,完好如初。3名读者对周遭的一切浑然不觉,完全沉浸在阅读中。这一幕成为人类阅读史、文化史中最为震撼的记载。

“伦敦就好像一头史前时期的巨兽,能够忍受可怕的创痛,虽然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也照样能生活和活动。”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回忆录》中写道:“那是英国人,尤其是地灵人杰的伦敦人最为光彩的时候。无论是不苟言笑还是快活开朗的人,也无无论是固执呆板还是善于变通的人,他们都以一种不屈的民族骨气,适应了那种陌生的充满恐怖、充满动荡的新生活。”战争可以轻易地摧毁物质世界,却无法摧毁人类借由阅读建立起来的文明与信仰。

在铁山

(组诗)

侯明辉

检修班记

有一些事物,属于检修班,也属于我
比如活扳手
比如焊割枪,比如卷尺和钢丝绳扣
它们像一扇门
连接着古铜色的嘈杂和汗酸味
抢修的汗滴和用饭盒盖喝酒的人

班长老徐已经调走了
老刘大哥、老李二哥也退休了
老实人大董仍一丝不苟地守着库房
真快啊,仅仅十二年
检修班只剩下戴眼镜的小陈
还认识我,知道这些旧人和旧事

乘车路过岩石站检修班
我想起了冬天里的那场雪
想起了排岩机上的洁白与凛冽
嘉茂还那么年轻吧,长青酒量没减吧
看着一闪而过的通勤客车、变电所、防护挡墙
我的手心,还是汗津津地发热

矿工老白

一切还是老样子,车间还是那个车间
班组还是那个班组
连吃饭用的长条铁桌子和蓝色工具箱
都没有变化
唯一变化的是,小白变成了老白

三十五年了,如一顆铆钉
老白把自己狠狠地钉进台阶的陡壁
更像一只陀螺,被光阴不停地抽打着
一刻也不曾停下来过
头发一天天稀疏、花白
像山坡上仅剩的积雪
忙碌的身影
像旋转的风动扳手
更是古稀父母亲的身体和女儿的婚事
忙碌的老白,比我幸福
下班后,他可以去陪陪父亲、母亲

金色的落日,铺满了铁山中路的小酒店
暮色在我的皱纹里,一天天老去
突然想起,很久没有看到老白了
没有和他喝酒或闲聊了
聊聊班组的趣事和变化,聊聊我们

岩石站

头顶上,有橘黄色安全帽、粉尘和震颤
有巨大的桥式吊车,如鸟
岩石站,像人间最大的商场或舞台
千万吨的山巅、光阴和运矿车
如穿梭游人,接踵比肩穿城而去

这些巨大的破碎机、动锥和矿仓
巨大的铁嘴巴和好胃口
撕咬着陡峭的山体和悬崖
向地下十二米,是重板平台
再向下十四米
是奔跑的隧道和运输皮带
像一列老式火车,更像我流逝的青春

一块铁,一块铁板
是我的眷恋、惦记和尘世
是大嗓门儿的工友,是我自己
明知道岩石站听不懂我说的这些
但我仍在诉说

290平硐

像遗失多年的地理坐标,像门牌号码
更像一串滚烫的密电文
诠释着一座铁山的前世和今生

腐蚀的枕木、铁锈,幻化的巷道、溜井
互为彼此,又互为永诀
纵横交错间,有一个个恍惚的背影

面对290平硐遗址,如面对逝去的父亲
那缓缓驶离的运矿电机车
有它自己的肺活量、咳嗽和硬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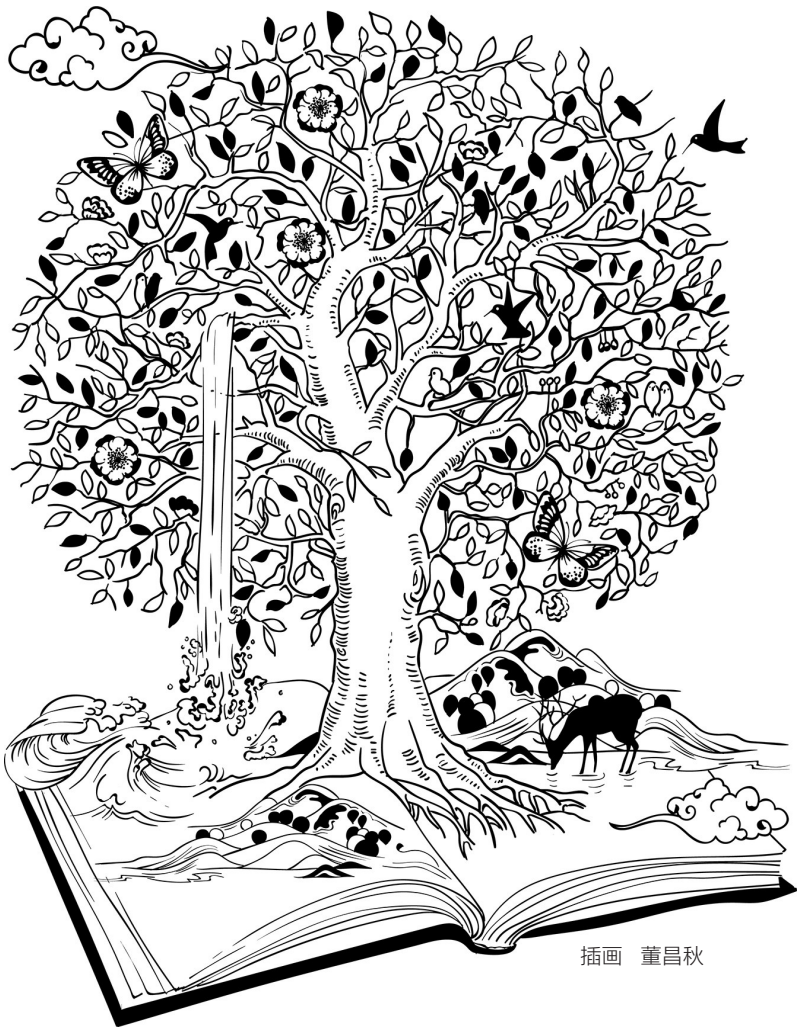
苍劲、简朴,每一笔里都有一扇门
都有一桩桩旧事和一位位故人
爱上了一座山,一座山也拼命地爱上了我

下盘作业区

每一块铁石,都是一个人
都努力摆脱着沉重的肉身和山体
在采场上行走,如赴一场宴席
更如与往事对饮

接受矿山的初始、鼎盛和蝶变
如接受父辈的倚靠、山脊的降低
采场深陷,如沟壑,如盆地
如纵横交错的湖底
游弋的运矿车似鱼,钻机似礁石
我若深潜采珠人
和狭长的蓝天、白云,翻浪涌动
心怀火焰
在下盘作业区
多想偶遇那个女工
约她去水塔街喝冰饮,看月亮

采场一日,苍茫十里
有尘烟冲下山坡,有打铁声响彻体内
运矿车蹲在远处,咳嗽了一声
落日悬于铲臂,恢宏、深邃
如遥远的故乡,更如我此刻的内心



插画 董昌秋

微小小说

不下井了

蒋 寒

工棚里快翻天了,工人们一个个黑着脸。翻着白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目光最后都停留在工头老筑脸上。

一张张沾满煤灰的脸,似乎想让煤灰永远沾在上面,甚至融进肉里,那样才光荣,才自豪,那才是他们矿工的本色!老筑也没想到,科技发展这么快,机器人连他们这群人的饭碗也抢,让他们这群人以后咋办? 咋办!

“真不是人!”老筑只能冲棚外刺眼的阳光大骂一声。让他们回到阳光下,他们怎么办呢!

采煤虽然危险,但都习惯了,有了感情,工友之间,情同手足,难分难舍。这下,智能采煤设备上,要裁掉一半兄弟,老筑犯难了,好比如割他身上的肉,裁谁,都疼! 工友们谁愿成为那个“连挖煤都不要你”的淘汰货? 似乎丢掉的已经不是一份工作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人品问题。都诚惶诚恐。

“头儿,机器应该不是人吧?”锤子提醒他。“可有的人偏偏要拿他们当人。”老筑无可奈何。

老筑要去北京参加一个人工智能采煤的报告会,作为矿工代表,要他了解科技开采和传统开采的区别,感受企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他不想去又不得不去。面对一张张黑脸,他气就不打一处来。

“对啊! 机器不吃饭,可我们要吃饭啊! 不下井,吃什么?”七嘴八舌,都劝头儿还是去听听,看“报告”些什么?

老筑很矛盾:“等我回来,一些兄弟就得离开工地了。”

都住了声,眼巴巴地望着老筑拿主意。没什么好拿的,老法子,抓阄儿,听天由命。可这个阄儿不能现在抓,得等去了北京后,听听专家们说些啥,好跟他们掰扯掰扯。

门口一闪一闪的,拎着头盔的兄弟陆续进来,耷拉着脑袋,之前在井下的那股子劲头,全被机器人弄没了。

“还没怎么着,就蔫了?”老筑有气,没处撒。撒吧! 没准儿以后就没机会撒了,各奔东西了。

老筑扫了眼黑压压的一棚兄弟,接着撒:“都按照安排上工,站好最后一班岗! 千万别让机器人瞧不起!”黑屋里的白眼球,相互碰撞着,都没见过机器人,



插画 胡文光